

## 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萬錦情林 羞墓亭記

漢，朱買臣者，舊吳郡由拳縣人也。字翁子，與同邑嚴助，垂髫而相善，結為刎頸之交。且曰：「苟富貴，無相忘。」家雖甚貧，不喜生業事，惟好讀書。夫妻艱於口食，遂彩薪以為給身負擔，讀書遇有悅解處，則吟哦諷之聲，迤邐道上。其妻，嘗恥之，謂買臣曰：「丈夫立身，上不能孤天以行志，下不能負殖以營生，筋骨體膚，勞饑已倦，方且悲傷之不暇，而乃狂歌若得。竊為君不取也。」買臣曰：「貧者，士之常。若非分而強求，則悖命矣。君子恥之。負薪行歌，何恥之有？」其妻復勸曰：「吾聞讀書以治生為先，未聞作一詞撰一賦而易斗粟於農，尺帛於女者。今君欲仗章句，以卻饑寒計，誠拙矣。況醫卜農工，一能立業，何不捨此務彼，徒久誤足文場，困身藝圃，棲然效秦坑酸鬼，以自若哉。」買臣又笑慰曰：「富貴兩途，賢者所難致。子以我為池中物耶。一旦雲雷假我，鼓浪滄溟，斯子得志之秋矣。何不俟命待時，徒然奚為。」妻遂大怒曰：「邑中挾策之士，連袂同升者十不下八九，爾猶奔走，衣食且不逮。是天不欲竟爾棄也。若復迷執而不改圖，吾恐力盡計窮，溝壑有日，何得志之可望耶！」買臣乃長歎曰：「鴻鵠非燕雀所知，此蘇秦、百里奚之見辱於其婦也。及其取相六國，輔政兩朝，是即前日見辱之人也。然二婦既不能料二子，而子獨能料我乎！」其妻怒，且泣曰：「爾自娶吾以來誤我已久。及今思悔猶且難為，而況癡泥古人，夢想以邀難必之福。吾知啼饑之態終不能免也，仰望豈不癡絕乎？故或受我忠言，借老可托。不爾，則巾櫛不敢復待矣。爾將何從？」買臣亦怒曰：「丈夫志節，豈為婦人所撓。汝身可無，我業決不可輟也。」妻遂再拜曰：「半生即枉，再誤何堪。吾雖混跡居童婢子，亦得以溫飽終歲，豈不癡於鑠骨銷形，立成凍餒之殍乎哉。從此請辭，望即榮貴。」買臣忿不為止。將行，時鄰家一犬，趨搖首尾，前齧其裙，不使之走，似若勸阻之意。婦雖怒，不為揮喝，牢不肯脫。家中一雞，亦相撲啄其衣，又似和其犬者。鄰嫗以為異，婉言援之。妻不納，竟去，遂自嫁於青衫吏人。買臣見妻不能為情，復歌以自遣曰：朱買臣，朱買臣，行歌負擔妻子嗔。恩情難係薄劣婦，一旦捐棄如輕塵，鴛鴦分翼比目破，孤燈舉眼無相親。貧富於世界炎熱，結髮尚爾況路人。功名到手未為晚，太公八十榮澤新。細君何必苦翻覆，吾豈樵彩終其身。

朱買臣，何災屯，食比玉粒衣懸鶉。自知一卷勝萬貫，時不遇兮肯怨貧。數年衾枕一宵冷，飄花流梗同逡巡。回嗔何處已作喜，鬢雲重整眉新顰。

朱買臣，莫笑顰，隱忍依舊肩橫薪。山光泉韻兩怡悅，醉臥危石花為茵。翠蘿青鳥皆賓主，芒鞋踏碎岩頭春。有時此斧得利柄，一斬天下之荊榛。歌殘煙卷日已暮，鬆梢新月鉤桂銀。

歌罷忿自歎曰：「古人功業，成於激發者恒多，我何若爾也。」遂詣長安上書。時嚴助已貴，見買臣即謂曰：「吾幸先達，而故人猶寒如舊，負約之罪，鳴鼓難償矣。」乃囑壽王，同薦買臣於武帝。帝召見，說春秋楚辭，甚悅其意，遂拜為中大夫，與司馬相如、東方朔、枚皋等，每交相難論。時東粵素反覆不軌，買臣請：「將兵數千，浮海而下，可席捲取也。」帝又拜為會稽守。買臣至郡，即治戰縣，儲糧草，發兵徵之，一擊而破。

帝壯其功，徵為丞相長史。時舟過杉青閘下，聞吏奔趨惶懼。其妻審之，買臣也。即脫簪珥，拜伏舟次。曰：「賤妾某氏也。事尊官有年矣。一念迫於饑寒，遂致分手，然心實未嘗昧也。伏望滄海容流，泰山讓土，追思花燭在情，不以妾為大罪，俾得破鏡復圓，斷弦再續，則妾萬幸萬幸。」買臣長歎曰：「汝記昔日之言乎？怨恨求離，數我為泥中蛆蚓。詎料貧賤未必恒，富貴未必久。絕情斷義，實雞犬之不若。而今又赴熱趨炎，置閘吏於何地？撫今追昔，揚水不能收矣，何乃冒方汗之顏，出重赧之色，以來見我哉！羞死宜甘，強辭奚補。」言下辟易，莫敢對。良久，遂自投於河中溺死。買臣即以屍骸，葬於亭灣，名曰羞墓。

後人有詩題亭，亦備於左。一說謂買臣既貴，見故妻及夫，載之歸家，使居園下以給食，其妻愧悔，自經園樹而死。予不敢主。並錄梅詩以俟詳者。

宋郡守周□詩曰：

當年一棄會稽侯，大漠煙霧鎖別愁。  
惆悵不逢郎衣錦，至今粉骨尚含羞。

本朝方孝孺詩曰：

青草池邊一故丘，千年埋骨不埋羞。  
叮嚀囑咐人間婦，自古糟糠合到頭。

宋梅堯臣詩曰：

食藕莫問濁水泥，嫁婿莫惆寒家兒。  
寒兒兒黑面如脂，驢子縱瘦骨骼奇。  
買臣貧賤妻生怒，行歌負薪何愧之。  
高車遠駕建朱節，銅牙文弩擗犀皮。  
官迎吏走馬萬蹄，江湖晝夜橫白霓。  
舊妻呼載後乘歸，悔淚夜落無聲啼。  
吳酒雖美吳魚肥，儂今豢養□楮雞。  
園中主樹多曲枝，一日掛與棄蟲齊。